

● 台港澳小说名家 ●

絕代天香



· 台港澳小說名家 ·



绝代天香

第一册

(香港) 独孤红著

华 文 出 版 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系台湾著名作家独孤红先生又一力作。一个怀揣血书、不知身世的婴儿，鬼使神差地漂至南海一座孤岛，得遇学世两大高人……二十年后，一个叫郭怀的年青人来到京城，主持“海威堂”，与一代侠女胡凤楼结下了难解的情情怨怨。红绳错系，因耶？缘耶？几十年后，身怀绝艺的郭燕侠奉其父“南海王”郭玉龙之命，出南海，走中原；行侠义，抗清廷，一展英雄气概。一路上巧遇雍正之女，风华绝代的冷无垢，邂逅热情美貌，痴恋着他的秀姑，大丈夫生世，情耶？义耶？

书中人物写得栩栩如生，情节构设出神入化，令人捧卷难释。敬请读者诸君自见仁智。

总 序

近30年来，台港澳文坛大放异彩，各种文学流派，各类文学体裁争奇斗妍，为世人瞩目。台港澳文学不仅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学，而且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应占有特殊意义的一席。中国当代文学理所当然地应该包括大陆、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这几个部分。把台港澳文学引入中国当代文学这样一个大系统中，有比较有联系地去发现它们之间的个性与共性，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工作，随着台港澳文学作品日益广泛地在大陆出版流传，人们对这一问题将有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

台港澳文学的特色与其所处的特殊时空环境和那里作家的特殊心态是密切相关的。台港澳文学本是中原文化向海外的延伸，但多年的沦失和海外的孤峙，造成了这些地区特殊的社会情态和心态。经济结构的变化，工商社会的形成，使城市文化意识的出现成为现实发展的必然，同时也刺激了寻根恋旧的乡土文学和满足文化消费需要的通俗文学的勃兴，使当代台港澳文学成为一种多元抗衡的角逐状态。它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极有特色的一支，近40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侧影。

60年代以来，台港澳地区的许多作家已厌弃了情绪化口号式的反共文学，他们不断追踪世界文学新潮流，大量吸收和移植西方现代文学，把存在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等各种文学思想和文学技巧引入文坛，作家们在作品中着力开

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追索与玩味人的生命价值和生存意义。70年代，台港澳文学开始出现一种回归乡土的意念，作家们再度肯定文学必须扎根于人生和社会，努力探讨转型期社会中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对于这时期的台湾乡土文学作品，大陆介绍较多的有黄春明、王祯和、陈映真，但忽略了一些在台港澳文学界影响很大，被称为“祖国乡土文学”的作品，这其中的代表作家有在台湾文界号称三剑客的朱西宁、司马中原和段彩华。这些作家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其作品虽流露出对新中国的某些误解和隔膜，但有着不容忽视的艺术价值。特别是司马中原的作品，雄豪奔放、沉郁悲楚，即便是描写村野趣闻，也渗透着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到了80年代，台港澳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一部分有深刻使命感和历史感的作家，冲破了各种创作上的禁忌，他们不仅开拓了政治小说的新领域，也将笔触伸入前辈作家不敢涉及的禁区中。另一部分作家则更注重攫取现代社会共有的各种困扰，从工业污染到计划生育、大众娱乐、学校教育各种题材应有尽有。家庭、婚姻、爱情这些永恒的文学题材在这时期得到更为尖锐与深刻的表现。这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是女作家群的崛起，近年来30岁上下而已蜚声文坛的女性作家有朱秀娟、肖丽红、蒋晓云、袁琼琼等10余人，她们巾帼不让须眉地与男作家并驾齐驱，大胆言人之所不敢言，把现代女性所面对的种种困境和挫折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几年前曾以《杀夫》震撼大陆文坛的李昂，自16岁发表第一篇小说起，就以探讨性爱问题无惧地向文坛亮出桀傲不驯的风姿。20年来，她力排俗议，在自己认定的创作道路上开拓前进，她写少男少女的性无知而受到的身心伤害；写性虐待来控诉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以性反抗表示妇女

要求在两性关系中扮演主角的心理；以性交易揭露出台湾工商社会中商品交换对两性关系的渗透。与黄色小说不同的是，她并不描写那些庸俗不堪的调情动作和挑逗性的场面，而是力图通过男女双方的性心理来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伴随她笔下的性爱场面而来的不是官感的兴奋与刺激，而是一种苦闷感与沮丧感。男女双方在极端孤独与苦闷的情形下，妄图通过性爱来排解痛苦，达成心灵的沟通与关系的融洽，结果反而落入更为绝望的深渊中。狂欢后的惨淡、颓废恰恰衬托出人物的无味与社会的病态。李昂及其他女性作家的小说使我们可以看到现阶段台湾女性面对的种种难题，看到当代台湾青年在两性问题、爱情问题上的新思索和新的体验。

近40年来，在台港澳，大众文学、或曰通俗文学也有了新的进展，取得了引人注目的丰收。许多有成就的作家认为，必须修正“纯文学”曲高和寡的封闭性，使作品为更广大的民众所喜好与接受。在他们的努力下，当代台港澳地区大众文学的范围已从言情小说、武侠小说扩大到推理小说、科幻小说、历史小说领域。应该指出，大众文学并不等同于庸俗文学，畅销书也不一定就是文学商品化的标志。毋庸讳言，台港澳地区的通俗文学有相当数量的庸俗低级、黄色无聊的作品，但也应当看到其中不少是具有相当高的审美价值、认识价值和教育价值的优秀作品。在现今台港澳地区，新武侠小说流传甚广，颇为有识者称道。台湾最有影响的大型纯文学期刊还不定期地刊出“武侠小说试验”专页，大力介绍新武侠小说的精品。在台港澳地区，最有影响的新武侠小说作家是金庸和古龙。金庸的小说集30年代以来各派武侠小说之长，并吸收了现代西洋文学的写作技巧，惊人的想像、丰富的传统文化素养使他的小说魅力无穷。古龙起步于

金庸之后，却比金庸影响更大，至今已经出版了《孤星传》、《园里弯刀》、《流星、蝴蝶、剑》、《多情剑客无情剑》等80多部，其中不少已被搬上银幕，或拍成系列电视剧，他的小说开创了台港澳武侠小说的新局。其代表作之一《陆小凤》共分6部，每部既可单独成篇，而全书又有主要人物贯穿始终。在情节处理上，常借助于类似电影的蒙太奇手法，运用时空的延伸、压缩穿插以及多景别、多视点的衔接组合。在《陆小凤》一书中，还借鉴了外国推理小说的写作技巧，采用了相当多的推理判断和大段的戏剧性对话。除金庸、古龙外，在武侠小说这一园地中大显身手、纵横挥洒并取得一定成就的还有倪匡、肖逸、卧龙生等人。他们在创作上都能突窠破茧，从刀光剑影里提炼人伦精粹；于柔情侠骨之际，呈现生命哲思，笔法虚实错落，时空跳接圆融。

科幻小说、奇幻小说也是台港澳文学中大放异彩的一枝奇葩。毕业于台湾大学电机系，在美专攻电脑的理学博士张系国是台湾当代科幻小说的奠基者。自60年代以来已结集出版的科幻小说有《星之组曲》、《夜曲》、《王玉蝶》等。他的科幻小说，文字精美、幻想奇瑰并且有深刻的思想性，强烈的讽刺性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在台港澳科幻小说园地不倦耕耘并取得相当成就的还有黄海、安宇等人。

应该承认，台港澳地区许多大众文学作家，都注重使自己的作品符合民族的审美心理和欣赏习惯，但他们也并不固步自封，在传统中注入了强烈的时代感和现代性，使自己的作品推陈出新，既满足了台港澳读者大众的审美需求，也开创了中国通俗文学的新生机。对于这类文学作品不屑一顾，拒之门外是不明智也是不可能的。

80年代初期，大陆陆陆续续开始出版台港澳文学作品，

金庸、琼瑶、三毛都曾热过一阵，但是对于台港澳文学系统的、全面的、不带偏见的介绍和评判这一任务并非已大功告成。最近，台湾当局对台胞来大陆探亲有所放宽，这是我们多年来力争按“一国两制”的构想实现国家统一政策的影响和台湾岛内外形势发展的结果。随着探亲而来的还会有文化、艺术、体育等方面的交流，这可以说是一个大趋势。

（《人民日报》1987年11月15日第一版）为了配合这一大趋势，增强台港澳地区对祖国的信任感和向心力，促进两岸文化交流，深化台港澳文学的出版介绍工作，我们特地选编了这套《台港澳小说名家》丛书。在选编时，我们既注重那些艺术性较强的具有某种前卫意义的探索性小说，又不忽视那通俗性可读性较强的小说，也不排斥某些在政治观点上错误而在艺术上有可取之处，或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台港澳社会现实的小说。为了避免重复出版，我们力求把主要篇目用于大陆目前较少注意的作家作品，特别是80年代以来在台港澳文坛初试锋芒崭露头角的作家。总而言之，目的就是一个，让大陆文学界更全面地了解台港澳文学的历史、现状、发展趋势和创作特色，从中汲取有益的创作经验，让大陆读书界更细致地品尝台港澳文学的各种风味，提高自己的文学鉴赏力和文化素养。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台港澳当代文学中，小说是最为重要的一环，它最能表现出台港澳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创作特点，也具有其它文学品类所不可比拟的更大的认识价值。因此，我们以选编台港澳小说作为我们全面介绍台港澳文学、台港澳艺术的开端，在适当的时机，我们还将陆续推出台港澳地区文艺各个门类的书籍。

龙年伊始，神州大地改革浪潮更为汹涌澎湃，我们这套丛书也是其中一朵小小的浪花，作为一种尝试与开拓，它可

能不免幼稚甚或失误。我们恳切地希望得到朋友们的关心，特别是台港澳地区作家们的指正与帮助。

1988年3月



1

碧空如洗，一轮明月高悬。

冷辉轻洒这座不知名的小岛，整个儿的浸沉在宁静而柔和的月色里。

世间每一个有月的夜晚都美，但都美不过这座小岛上的夜色，因为它美得不带人间一丝烟火气。

说它是座小岛，为有人会为它叫屈，它的确是够小的。

岛上，除了一座红墙绿瓦，飞檐狼牙的古刹之外，就是周遭一圈既高又密的森森林木，如此而已。

有雾的日子，海船航经，迷濛之中，谁都会把它当做一只浮沉波涛之间的大海龟，能说它不够小？

岛上，三面是奇陡如削的峭壁，只有一面，也就是正对着古刹的一面，有一片沙滩，粒粒白沙如银，月光洒照下，闪闪生辉，远处看，令人几疑银河泻落海中。

如今，就在这古刹门跟银光点点的沙滩之间，一块平滑如镜的大石上，坐着两个人。

两个人，面对面，盘膝而坐。

这两个人，一个是位布衣芒鞋的和尚，一个则是位身穿灰色裤褂的老人。

和尚，看上去是个中年人，不胖不瘦，很白净，肌肤几乎吹弹得破，一双手，十个指头不但白皙修长，而且根根似玉，庄严肃穆的一张脸上，长眉斜飞，凤目重瞳，胆鼻方口，可想得他在没皈依三宝之前，必是位俊逸超拔的人物。

老人，年纪至少在六十以上，身材瘦削，鬓发如霜，背上背一顶竹篓，脚上登一双草鞋，身旁石下沙地上，插着一根其色乌黑的细长钓竿，银丝盘绕，映月生辉，一看就知道，不是个钓叟，就是个老渔夫。

这两位之间，摆着一盘棋盘，诸子排列，黑白相间，乍看，难见胜负，但，和尚两手置膝，闭目而坐，十分安祥，而那老人，则两眼紧盯着棋盘，皱眉捋髯，显然有点急躁。

好静，四下无声，声唯在沙岸浪花之间。

奈何！和尚打破了这分宁静：“施主，星移斗转了！”

老人眼皮都没抬：“少噜嗦，这一套我比你行，还能不知道时辰，急什么？就是三天三夜，我也要跟你拼到底。

和尚道：“贫僧已经误了晚课，难不成施主还要贫僧再误明晨的早课？”

“算了吧！和尚。”老人道：“有我在这儿，水晶宫里的那些个，没一个敢来听你讲经的。”

和尚道：“施主存心坏贫僧功德，该打入十八层阿鼻地狱！”

老人猛抬头，白眉耸动，目光如电：“我坏你功德？你又耽误我多少下酒物？出家人阴损毒辣，下这么一手的狗屁棋，害我平添多少白发，捋断几根银髯，如来西天有知，该给你

来个五雷击顶。”

和尚笑了，笑得很轻微：“阿弥陀佛，施主口下留德，出家人上乘佛旨，胸怀慈悲，怎言阴损？棋盘如战场，我不败人，人必败我，又怎言毒辣？”

“好嘛！”老人道：“把你想当初驰骋疆场，纵横敌阵的那一招用到这儿来了，我要是口下留德，也不会长年宰你那听经客下酒了；连你这出家人都这么争强好胜，不忌荤腥，我这张老嘴，何必留德，又为谁留德？”

和尚又笑了，仍然是那么轻微：“施主，不是和尚争强好胜，三宝弟子出家人，青灯贝叶之间长伴古佛，强如何？胜又如何？只是，棋如世事，子如世人——”

老人抬起青筋坟起的手，拦住了和尚话锋：“够了，和尚，省省心，别又想渡化我，佛门广大，不渡无缘之人；生公能使顽石点头，我连顽石都不如，该了之人不了，不该了之人却剃光了脑袋，烙上戒疤，翻着贝叶，敲着木鱼强说了，和尚你——”

和尚也抬起了他那白皙、修长，根根似玉的手：“施主，只怪贫僧自找，从此我不再劝你，你不说我——”

老人一摇头：“不行，你有息事之心，我无宁人之意，假如人人都像你，只会多念慈悲愤不平，只会——”

和尚微耸长眉：“施主——”

老人眼一瞪，大声道：“出家人休打诳语，别不承认，你悲愤不平，是不是为熊、袁二位，你心灰意冷，又是不是为李自成破京弑上，吴三桂变节借兵——”

和尚双目猛睁，奇光暴射，冷威逼人：“贫僧至盼施主，珍惜数十年莫逆之交。”

老人霍地跳了起来，须发皆动：“怎么，想掰交情？行，今夜月色好，你我就借这片沙滩，先痛痛快快地打上一架，然后再来个划地绝交，要不然我这口气咽不下。”

和尚深深看了老人一眼，合起双掌，低诵佛号：“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不知道他是要打架，还是要回寺，他就要往起站。

就在这时候，一声婴儿啼哭声传了过来。

这声婴儿啼哭声不大，但此时此地却来得太突然，也有一种撕裂人心的震撼。

和尚猛一怔。

老人霍地转脸，就在几丈外，沙滩边缘，浪花之下，一团黑黝黝之物。

他出手如电，一把抓起钓竿，振腕猛抖，一线银光离竿电射，点在沙滩边，浪花下那团黑黝黝之物上一点，立刻带起那黑黝黝之物倒卷而回。

几丈远近，来去如电，老人左手微探，按住那团黑黝黝之物轻放石上。

两个人同时都看直了眼。

那个是襁褓中的婴儿，面上背下的绑在一块木板上，衣物上涂满油脂，只有水珠，浸湿不透，正胸口处还缀着一个油布做成巴掌大小一个囊袋。

婴儿两眼紧闭，一张小脸瘦得皮包骨，而且白里泛红，几乎全脱了皮。

就这么一个婴儿，此时此地居然漂来这么一个婴儿。

突然，和尚闭上双目：“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老人霍然定过神，机伶一颤，伸手急探婴儿口鼻，然后

他神情一松：“我糊涂，刚还听见他啼哭——”

猛抬眼又望和尚：“和尚，命虽犹在，气仅一丝，快救他。”

和尚脸上没一点表情：“出家人理应施救，但施主为什么假手贫僧？”

“难道你也糊涂了，我所学太过刚猛，他一个襁褓婴儿，那里禁受得了！”

“施主说得是，但救了他之后又如何？”

“又如何？和尚你问得好，先答我问话，这座岛离陆地多远？”

“不近。”

“就是铁打的金刚，钢铸的罗汉，多日漂流海上，风吹雨打，晒不说，大风大浪不说，水底更有吃人之鱼也不说，单这饥饿就能要命，而他现在还活着，你说，他的命大不大？”

和尚道：“施主怎知他是从陆地漂来，而不是被人从船上丢下海？”

“就算是从船上。”老人道：“这座岛，周围几十里内遍布暗礁，除了我，任何人不能近，过不来，从几十里外漂来，难道他的命就不算大？”

和尚微点头：“贫僧不能不承认，此子的确命大。”

“那么——”老人道：“茫茫大海之中，这座小岛犹不及一粟，他居然能漂来此地，而且不在岛东，不在岛西，不在岛后，就在你我的前面，他是不是跟你我有缘？”

和尚道：“数十年的交往，贫僧记得，施主你从不信——”

老人截口道：“现在我信了，由不得我不信，难道和尚你不信？”

和尚道：“出家人焉有不信之理，此子确跟施主、贫僧有缘，又如何？”

老人叫道：“和尚，此子福命两大，又跟你我有缘，你还问又如何？”

和尚道：“贫僧自剃渡出家，皈依三宝，已是与世无争，几十年青灯贝叶，更是修得心如明镜，施主请看胸前囊中何物，便知贫僧是不得不问又如何！”

老人道：“胸前囊中何物怎么样？你还没看，怎么知道他胸前囊中藏何物？”

“何须看！”和尚道：“他的父母亲人这么做，必然万不得已，这种万不得已，也必是后日的仇怨——”

“和尚，你还是人，不是神仙，我就不信。”

老人出手如电，一把扯下婴儿胸前油布囊袋，接着扯开，只见里头摺叠着一块白绫，伸两指抽出白绫，赫然见斑斑血渍。

老人神情登时就是一震，急摊开白绫，斑斑血渍一字字，竟然是一封血书，等凝目看完血书，老人不禁脸色大变，惊骇出声：“和尚，整一甲子的青灯、贝叶，你真已经修成正果了。”

整一甲子？天！这和尚到底多大岁数了？

他要把那块白绫血书递给和尚。

和尚不接，也闭目不看，道：“阿弥陀佛，施主不要坏了贫僧一甲子的苦修。”

老人沉腕收回那幅白绫血书，震声道：“和尚，难道你能任这么一条性命——”

和尚截口道：“贫僧不敢，三宝弟子出家人，怎敢有违慈

悲佛旨，贫僧救他，保住他一条性命后，请施主带他去！”

“好哇！和尚。”老人大叫：“你顾你的苦修，硬把我往地狱里推！”

和尚道：“要救他的是施主，不是贫僧，贫僧何敢推人下地狱，施主带他走后，尽可以把他送入抚养。”

老人身躯一颤，点头道：“没错，我可以这么做，可是我要是这么做了，不用你推，我就到了地狱的第十八层了。”

和尚道：“那是施主的事——”

老人身躯猛颤：“奈何他碰上的是我一个，和尚你信的是佛，重的是因果，难道你就不认为这是天意。”

和尚道：“头一眼看他的是施主，施展神功绝艺把他接到面前的是施主，要收他要他的也是施主，贫僧不过是个局外人。”

老人道：“和尚，你修得还不到家，大千世界，谁是局外人，谁又在局内——”

和尚道：“施主，不管你怎么说，贫僧——”

老人须发暴张，劈胸一把揪住和尚：“和尚，你读的什么？修的什么？满口慈悲阿弥陀佛，一付心肠比谁都硬，你再敢说个不字，我放火烧你的窝。”

和尚仍然那么安祥：“古刹本无主，施主要自造罪孽，与贫僧何干？”

老人目眦欲裂，血书又递到和尚面前：“和尚，睁开你的眼看看，等你看过后仍能说个不字，我抱起他扭头就走，从此你修你的正果，我就是真下十八层阿鼻地狱，也绝不会怨你！”

和尚没睁眼，道：“施主，要看贫僧早看了——”

“不！”老人道：“你非睁眼看看不可，对你的铁石心肠，也

得让我口服心服，你要是不睁眼我就是拚着浑身罪孽，耗损他这条小命，也要跟你没完，和尚，到那时这罪孽你不能说没份，十八层地狱咱们携手走一趟，也不枉咱们几十年的老交情。”

和尚还是那么平静：“施主——”

老人激怒，震声大喝：“和尚——”

夜空里突然响起了一声沉雷，晴天何来霹雳？

不知何时，乌云已然遮月，大地一片黑暗。

天威难当，和尚一惊睁目，怪的是此刻云开一线，冷辉直泻，正照在眼前那幅血书上。

以和尚的修为，就是夜色如墨，血书上的字，他也能一行行，一字字看得清楚，何况偏就此刻泻下这么一片月光。

和尚怔住了，脸上是极度的惊异。

倒不是因为血书，而是因为那声霹雳，这片月光。

老人须发暴张，身躯剧颤，猛然抬头仰望，颤声道：“和尚，你能说这不是天意，你能说这不是天意……”

不知道和尚是不是看完了血书，他没再闭目，低头望向石上的婴儿，伸出右掌，按在婴儿心口之上……。

※

※

※

大晌午天儿，日头能晒出人的油来。

一眼望过去，穿过这个村子的这条黄土路上，上头晒，下头烤，空荡、寂静，看不见一个人影。

就连这整个村子，都像死了似的。

看上老半天，恐怕只能看见一样东西在动，还“响”